

和平鐘聲

六十年的回顧

◆莊文生
牧師

暖的家，幫助我經歷信仰的真實（不只是風聞，且經歷及看見祂）。

在和平教會中，神的恩典賜給我，使我清楚完備的信仰，並在高二時決志跟隨主，接受堅信禮。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，立志追隨家父奉獻之路，考入台灣神學院。畢業後，在北區擔任學生福音工作，並先後在費城福音堂、東海大學校牧室、台灣世界展望會、舊金山基督之家及中原大學校牧室服事。雖然乏善可陳，但總是體會神的恩典夠用。我是何等的人，豈能服事祂，感謝神！

人生大事

1966年12月，我與吳藉恩姐妹立下婚姻之約。1967年10月，我在和平教會接受按牧典禮。從此我不但有帶領屬世之家的責任，亦要負起牧養屬靈之家的責任。這些責任都是神透過和平來教導培養，使我能站在會眾前說，「我願意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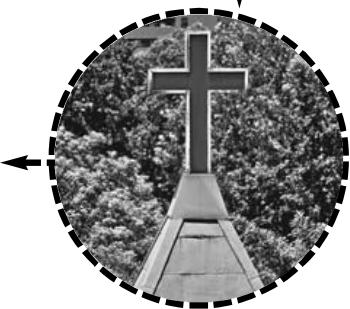
童年的回憶

我們家於1947年初因家父的委身，從當時的鄉下新店，搬到台北和平東路。剛到達時，只見一大片草園（現在禮拜堂）及一間日本宿舍，但看不到禮拜堂。家父指著客廳謂，這就是

欣聞台北和平教會將於2007年10月13-14日慶祝設教六十週年紀念，內心充滿興奮與感恩。日子過得

真快，和平教會就要邁入六十歲（我亦將要進入68歲了）。彷彿一瞬間吧，和平已進入人生的高峰期，她已成熟，充滿了許多的經歷；在她的生涯中，有許多可歌可頌，可讚美並感恩之處。

在和平教會，我經歷了童年期、青少年期，直至青年末期，而進入成年期，這一段人生的黃金時期。她帶給我成長，學習與人和睦共處；她是溫



未來聚會地方，若人多則拆紙門，將聚會所在延伸到臥室。果然如家父所言，隨著天父引導，聚會人數日漸增多，禮拜堂延伸到臥室，而我們小孩子臥室則成了講台。因此我們都得等晚上聚會結束後，才能開始整理，舖好草蓆做為眠床。雖不方便，但我總感到自己好像撒母耳住在殿中。

建堂點滴

由於會員大增，用宿舍做禮拜堂實在是不夠用，因此在1949年成立建堂籌備委員會，決定在宿舍旁的草地建造新堂，信徒們聽到，都非常興奮。但那時是經濟波動極為厲害的時期（即舊台幣更換新台幣的時期），何況當時信徒是以學生、教授、老師、公務員為主，沒有太大的餘力。但大家靠著信心，克己奉獻，並分頭奔走，終於完成所夢所想的。直到1951年3月禮拜堂才竣工，舉行落成禮拜。在這期中發生一些令人難忘事情：

其一，信徒聽到要建堂後，每主日下午，大家同心借用板車，一起到螢橋底下新店溪旁撿石頭，以供填地基之用。雖然撿來的石頭佔地基所需石頭比例不大，但使大家感到有參與感。同時，信徒亦在教會洗磚，以備隔天建造時使用。

其二，建堂奉獻踴躍，大家克盡所能，獻上一份力量。尤其從大陸來的姐妹，甚至把她們的項鍊、戒指拿出來奉獻，作建堂之用。有一句難忘的話：「我們已經逃到這裡了，還能往哪裡去？如果台灣沒有了，這個結婚戒指有什麼用？」甘心奉獻、克己奉獻是當時的氣氛。感謝主，當教堂竣工時，雖做得很辛苦（共花三年多的時間），但沒有經費不足的現象，這是神的恩典。

建堂過程中，有一次的中秋感恩禮拜，大家聚集於新堂中，當時尚未有水泥地板，只是原有的泥地，也沒有屋頂，且前幾天下了好些雨，因此地是軟的。因此，在崇拜進行中，每隔幾分鐘，每一排坐在椅子上的人必須站立起來，移動長椅的位置。等禮拜結束後，滿地都是椅腳打成的小洞洞，覺得好玩又高興。

傳福音蒙神祝福

和平教會開始於「零」，母會並沒有贈送基本會友，只好用貼海報的方式，做為開始。之後，除了信徒邀請信徒，或帶領未信主的人來慕道，或教會每年舉辦幾次佈道會（亦在和平東路各處張貼海報）外，尚有每週定期的街頭佈道。我背著大鼓，隨父



1967年青契畢業生，莊文生牧師（1排左1）

母等人在佈道的定點敲打、呼喊、分單張，邀請人來聽道，並介紹和平教會的敬拜，歡迎大家來參加。依照我有限的記憶，那時有幾個定點：

和平東路與羅斯福路交叉點、薛牙醫師（薛惠惠父親）門口廣場、師大路與羅斯福路交叉順天堂藥房前、南昌街與和平西路交叉口，此四處為主要地點。前幾個月，我再去這四個定點察看，發覺現在都已設有教會，有聖教會迦南堂（南昌街）、浸信會慕義堂、長老會古亭教會等。後來，又在公館水圳邊開拓野外主日學，後來發展成為公館長老教會。這些都讓我想回憶和平教會的歷史，沒有忘記主基督的呼召，傳福音使人歸主。



難忘的聖誕報佳音

和平教會一年中最熱鬧的一天是聖誕節。通常要分二天慶祝，一次是主日學的聖誕慶祝晚會；另一次是青年團契（包括聖歌隊）的慶祝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報佳音了。到了24日晚上慶祝會結束，先休息一段時間後，大家再聚集一起吃粥或麵湯，之後，便聚集在禮拜堂唱詩、經牧師祝福後，大約午夜12時，出發到信徒家報佳音。大家別忘了要帶袋子放報佳音得到的禮物，那是明天的點心喔。報佳音是用走路的，每到一家就站在門口唱1-2首聖誕詩歌，而後，家中主人開燈開門，歡迎進入，再唱1-2首詩，接著由主人分享生活見證，並分享點心水果，最後皆大歡喜say bye bye。回到教會大約是5點多，我們又在一

起作感恩禮拜，這樣就完成了一年一度的報佳音。但是尚有幾位調皮的青年會建議，去西門町看早場電影，若途中睡著的當請客，哈哈！

難忘的主日學

和平主日學是轟轟烈烈的，最多曾超過150人以上。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一位在台北服役的預官，很會講合班故事，他名叫隆玉麟。他講起舊約故事有如圓環中說故事的人，讓大家聽得嘴巴開得大大的。因此，小朋友便自動邀約朋友來主日學。另外，教會送的「舊」聖誕卡很吸引人，有人把聖誕卡片帶到學校吸引同學，交換條件是來一次主日學換一張卡片，這也是我當時的本領，一笑！特別在夏天的暑期夏令學校和冬天的聖誕節，更能吸引小朋友來。另一方面，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，雖本人不來教會，但卻鼓勵他們的兒女來教會主日學。我還記得有一年夏天暑期學校時，一位台大教授（非信徒）帶了一個裝了錢的信封，說要奉獻於教會。因為他覺得他的孩子在教會學了很多，而且他最近翻譯了Max Webber的《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》。他把稿費完全奉獻，令人感動。

當時主日學尚有師資過剩的現象。

我們這群失業的主日學老師，就結伴到公館水圳邊，借一位姐妹家舉辦野外主日學。雖地方小，但有50-60位學生。最後，在那裡建立了公館教會。哈利路亞，感謝主。

海外和平

和平教會另一個特點，是出國留學的契友很多。這亦是家父退休後，到美國各處玩不完的理由。也難怪他會說，和平契友比兒子孝順！

到海外留學的學生，雖忙於功課及生活，但心中卻希望與和平人保持連絡。每年年底，會找機會邀請和平人聚在一起。從紐約到費城，冬季寒冷有時碰到下雪，說好晚上8點到，結果耽擱至接近12點才到，才能開始晚餐。但大家卻是和樂融融地聚在一起，我們家的老大登龍也曾為此而辛苦。後來，也利用暑假舉辦夏令會，攜家帶眷一起聚集。但後來這個夏令會併入美東夏令會，和平之聚會大概也就不了了之（或許他們把我忘了，忘了通知我）。

喔！和平的回憶是那麼的甜美、可愛，使人想念。願和平代代興旺，不久的將來，可聽到和平的鐘塔響出「和平」的呼喚。